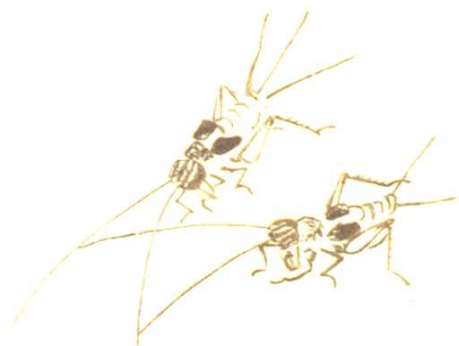


人和書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人和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和书 / 王元化著. —兰州: 兰州大学出版社,
2003.9

ISBN 7-311-02256-8

I. 人... II. 王... III. 读书笔记 IV. 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2562 号

人 和 书

王元化 著

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:8617156 邮编:730000

E-mail: press@onbook.com.cn

<http://www.onbook.com.cn>

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

甘肃静宁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印张:12

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插页:3 字数:192 千字

印数:1~5000 册

ISBN7-311-02256-8

定价:19.80 元



王元化近影

錢仲聯先生北枝晉五壽序
 君氏族所宗定之文公為一穆人
 父王義之教有疑者多心共學
 劍造為台歸而借統文字
 劍造之言流傳在詩歌一脈
 虞山學宮廢鐵公仲聯之生
 一代詩豪也早歲五詩能詞
 與展翰並流在遠金天翻等
 玄與忠情相摩厲廢嬰東語
 行三曲賦少凌野艾之章江
 南輝火葉射弓月之私者江
 天涯如取子能之魂為情美如
 通展亦為一枕得天海之伸觀大
 江為心無不知有夢皆廢王者中
 奇以遺精研詩學抱揚藝筆法
 境廬海日樓學絕考年法學端
 集粹品恭記身清輝傳近久允
 湖之流如松方松亭壘述亦身
 隨筆淡法不孝美信淵後之軍人
 也余與先生交四數文想念日深所達
 生宜祀諸聖矣之長余願為先生樹
 商海履生修德月年壽無解此而如
 曰為先生書亦為身與神州新篇
 於盡形稱歸以祀擬之先生是翁者

揚芳

壬午初稿 錢仲聯 元正 錄

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第一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记达君 | (1) |
| 满涛之死 | (7) |
| 记熊十力 | (11) |
| 熊十力二三事 | (19) |
| 记韦卓民 | (29) |
| 记顾准 | (34) |
| 记王瑶 | (43) |
| 记林毓生 | (49) |
| 谈汤用彤 | (52) |
| 谈鲁迅与太炎 | (56) |
| 谈杨遇夫回忆录 | (61) |
| 记张中晓 | (69) |
| 胡适自传唐注 | (82) |
| 胡适之学 | (92) |
| 记郭绍虞 | (9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记冯契 | (102) |
| 忆王若水 | (104) |
| 记谭其骧 | (112) |
| 记辛劳 | (115) |
| 记孙冶方 | (126) |
| 记贺绿汀 | (130) |
| 记冯定 | (133) |
| 记郑桐荪 | (139) |
| 怀林淡秋 | (141) |
| [附]唐康来信 | (149) |

第二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 | (153) |
| 《人鼠之间》 | (159) |
| 谈卓别林 | (162) |
| 再谈卓别林 | (165) |
| 谈果戈理 | (168) |
| 谈陀思妥耶夫斯基 | (171) |
| 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| (174) |
| 谈契诃夫 | (180) |
| 泰纳论莎士比亚 | (188) |
| 威廉·席勒格翻译莎剧 | (192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兰姆论莎剧不能上演 | (195) |
| 史密斯《莎士比亚评论集序》 | (200) |
| 撒缪尔·约翰逊的“褒贬格” | (204) |
| 歌德论《哈姆雷特》 | (206) |
| 柯勒律治论《理查二世》 | (209) |
| 赫兹列特论《奥瑟罗》 | (213) |
| 谈巴尔扎克的小说情节 | (216) |
| 《死海卷》 | (218) |
| 关于《早点前》 | (220) |
| 谈别林斯基 | (224) |
| 谈别林斯基与黑格尔 | (228) |

第三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金圣叹之死 | (230) |
| 袁世凯的“忌讳” | (232) |
| 杨修之死 | (234) |
| 林黛玉与黄慧如 | (236) |
| 谭嗣同的性格 | (239) |
| 孔子的神圣化 | (242) |
| 释“原壤夷俟” | (245) |
| 说掌故 | (249) |
| 青松红杏图 | (252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沈蕙之死 | (255) |
| 曾国藩说“挺经” | (258) |
| 曾国藩论宦术 | (260) |
| 吴汝纶论中西医优劣 | (262) |
| 李鸿章办外交 | (265) |
| 周汉其人 | (268) |
| 屈大均葬衣冠 | (270) |
| 跪拜礼 | (273) |
| 刚毅识杨金龙 | (275) |
| 祀天敬孔 | (277) |
| 伪造合影 | (280) |
| 甲午缉奸 | (283) |
| 水晶灯笼 | (285) |
| 司官护法 | (287) |
| 福斯泰夫与猪八戒 | (289) |
| 托尔斯小之类 | (291) |

第四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金批《水浒传》 | (293) |
| 《九尾龟》 | (312) |
| 姜椿芳与大百科全书 | (322) |
| 王国维读《资本论》 | (32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高阳论张之洞 | (327) |
| 《太虚法师年谱》 | (328) |
| 贺麟《文化与人生》 | (332) |
| 《革命史谭》 | (336) |
| 《胡适的日记》 | (340) |
| 纪念与超越 | (344) |
| 刘师培与《衡报》 | (347) |
| 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 | (351) |
| 汪公巖与清华校歌 | (359) |
| 《幻洲》记略 | (361) |
| 我和胡风二三事 | (365) |
| | |
| 跋 | (372) |

记达君

宾符君今天派人送来一张便条通知我：

“蔡达君君不幸于月前逝世，噩耗传来，伤心曷极！”

达君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我的朋友，突然听到他死去的消息，使我有无限的悲痛。

我还记得，去年储能中学的另一个同事方君，患结核脑膜炎死去的时候，达君曾写了一篇短文，对一个带了口罩去探方君病的人大加责备，以为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虚伪。我问他戴口罩的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要对他这样挖苦。达君摸了摸光头。嗫嚅地说：“那个戴口罩的就是我自己。”当时我不禁失笑了。他也笑了。达君口拙，意见常常说不清楚，事后我想了想才明白，大概他似乎觉得人间的同情有限，悲哀和痛楚只有当局者才能感觉到，换了另一个人，就不免被自己的利害打算占先，变得漠不

人和书

相关了。这样真挚的心，在纯洁的眼睛看来尚要受到责备，那么我来纪念达君还有什么话好说？

我和达君第一次会见的光景，现在已经模糊了。只记得，大约三年前，也是我到储能中学教书的第二个学期，教员休息室里来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青年，年纪介乎教员与学生之间，看上去身体十分结实，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衫，青布鞋，蓬乱的短发竖在头上。他默默地坐在一边，陌生地望着大家谈笑，样子显得非常畏缩、拘谨。上了几天课之后，才从宾符君口里知道，这是新来的事务员，是他从前在麦伦中学教过的学生，新近毕了业，上不起大学，家境又十分困难，所以特地叫来帮忙的。这便是达君。从此达君就在纷扰的教员休息室里，坐在一张书桌的旁边，做着烦琐的事务工作了。有时看见他埋着头刻钢板，有时看见他匆匆奔到楼下厨房去给大师傅量米，有时又看见他满头大汗的从外边跑进来，臂下挟着一大捆的纸张、书籍、粉笔之类，他终日是忙碌的。

每到课前课后休息的时候，储能中学的教职员便聚在一起谈着一些关于吃馆子、看戏、时局分析、女人美丑等等的闲话。这时达君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边看书或在小本上记些什么。也许他自觉自己地位的悬殊吧，除了宾符君之外，他不大和别人接近。

然而有一次他也破例来找我了：

“王先生，我可不可以旁听你的课？”

我一面答应他，一面也略略感到惊奇。第二天他果然拿着笔记簿来旁听了。对于这门课程我并无多少心得，对自己讲的也不满意。这次在一群心不在焉的学生中，多了一个达君的认真的脸，使我突然惶恐起来，一面又暗想他未免要失望了。真的，下一课他就没有来。过了几天，我碰见他问起没有来的缘故。他颇费了一番踌躇说：

“有几位先生在讲闲话呢！”

过了一会，他又略带着激动地说：“他们说听讲要耽误工作的。”

可是以后达君似乎更用功了，有时还要练习写点短的东西。他甚至定下一条死板的规则来约束自己，每天必须写多少字。因为他看到一本万垒塞耶夫著的小书，讲到果戈理写不出时就在稿纸上写：“为什么写不出？”一直到写出为止。他似乎很喜欢这句话，还特地告诉我。当时，我直率地对他说：“这办法不对的，倘使你没有话要说，还是不写的好。”同时我又觉得他太想写文章了。我以为写作上有两种态度：一种，感到生活的压迫非要写出来不可的作品是好的。另一种，先有要写的观念，再去经

人和书

验、观察、采访，这样写成的作品，总不免露出作家气来。达君听了我的话，似乎有些丧气样子，可是他终于还是照他的办法去做。渐渐他的东西写得多起来，这时我又发现他另外一种脾气，就是喜欢稿子用正楷写得端端正正，有一二处的修改就要另誊一份。

达君一方面要同自己的天性、习惯等种种内部的弱点斗争，一方面又要克服外界艰苦的处境，像时间的缺乏、同事的干预、物质条件的简陋等等。然而这些阻挠还不够，新的打击又来了。达君这样的苦干，不想又引起另一位先生的不满。这位先生是一位有新思想的人物，平常对学生大谈革命，学生问他：“什么是真理的定义？”他居然也会头头是道像解代数似地解答出来。有一次他对达君说：

“你工作的时候不要看书，这是妨碍工作的。”

达君回答说，他看书并没有妨碍工作，因为有些事是没有时间性的，只要不误事就完了。不料他又根据了一套“理论”说：

“你做事务的工作，为了适应学校的环境，还是不看书的好。”

总之，达君看书已成为罪状了。

我离开储能中学那个学期的末尾，达君接连写出了

两个短篇《大姊》和《魔》，都以郑定文的笔名发表在《万象》杂志上。读到这两个短篇后，使我感到很大的惊异。它也许不值专家们一顾，但是我却要把它推荐给和我一样喜欢文学的朋友们。这两篇小说，故事是平凡的，事情是琐碎的，结构是散漫的，甚至还有一些从他那小本子里摘出来的不必要嵌入的堆砌。然而，这些都不会使他的作品真实性减色。达君不是驾临在他的人物之上来观察、发掘，而是站在他们中间，和他们一同悲哀，一同快乐。他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太熟悉了。他和他们的悲剧太接近了，所不同的是他从腐蚀他们的庸俗、麻痹中把自己解放了出来。因此，他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。

达君的两个短篇全以自己的家庭作题材，这使我对他多了一层的了解，知道他穷苦到什么地步，负起的担子又是怎样沉重。第二篇小说《魔》在《万象》上发表后不久，有一天他气喘喘地跑来告诉我：“事情弄糟了！今天我一回家，邻舍们都来和我寻相骂。”原来他描写了几个邻居，一时疏忽用了他们的真名字，被他们发觉，联合向他大闹，结果达君几乎有两三个星期不敢回家。然而达君在作品中并没有诬蔑他的邻舍们，而且明明是同情他们啊！他遭遇的不幸，偏偏就这么多！

我离开储能中学后不久，达君卖掉家里的一些东西，

人和书

把母亲送到宁波的乡间去，据说在路上很吃了些苦，一件行李由岸上搬到船上就被“蓝帽子”敲去数万元之多。由乡间回来，达君又到另一个乡间去了。临行前他来看我，没有碰见，走的消息还是他的侄儿告诉我的。从此我就不再听到达君的消息。

和平后，我想：和达君见面的日子大概不远了，他将带来不少的材料和作品给上海的朋友吧！哪知道竟传来他的噩耗！消息很简单：只说他是泅水淹死的，此外就完全茫然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为了跳进河中去救人而被淹死的。

一九四五年

满涛之死*

现在我把这件不幸的事简单向你报告。你离沪去武汉不久,满涛病情即日趋恶化。我们心中毫无准备,医生说病危,但又说倘支持一星期左右,仍有好转希望。这期间我们轮流去医院值班(从这时起到今天我一直未再去看老林[淡秋]了,他已住院,眼睛开了刀,情况良好,这是别人告我的。打算过几天去看他。)。十七日晚,我的孩子去医院守夜,十八日一清早,我尚未醒,即被他的痛哭声惊醒(他是很爱他的大舅的),匆忙赶到医院,发现满涛晚间病情恶化,已切开气管输氧气,床前挤满了医生护士正在抢救。我知道已到最后时刻,没有让可去医院,同时把建侯打发走了,因他俩都血压高,建侯还有心脏病。我陪津苹守在旁边,不久清姊也起来了。满涛身上好几处

* 摘自《清园书简》致陈冰夷信